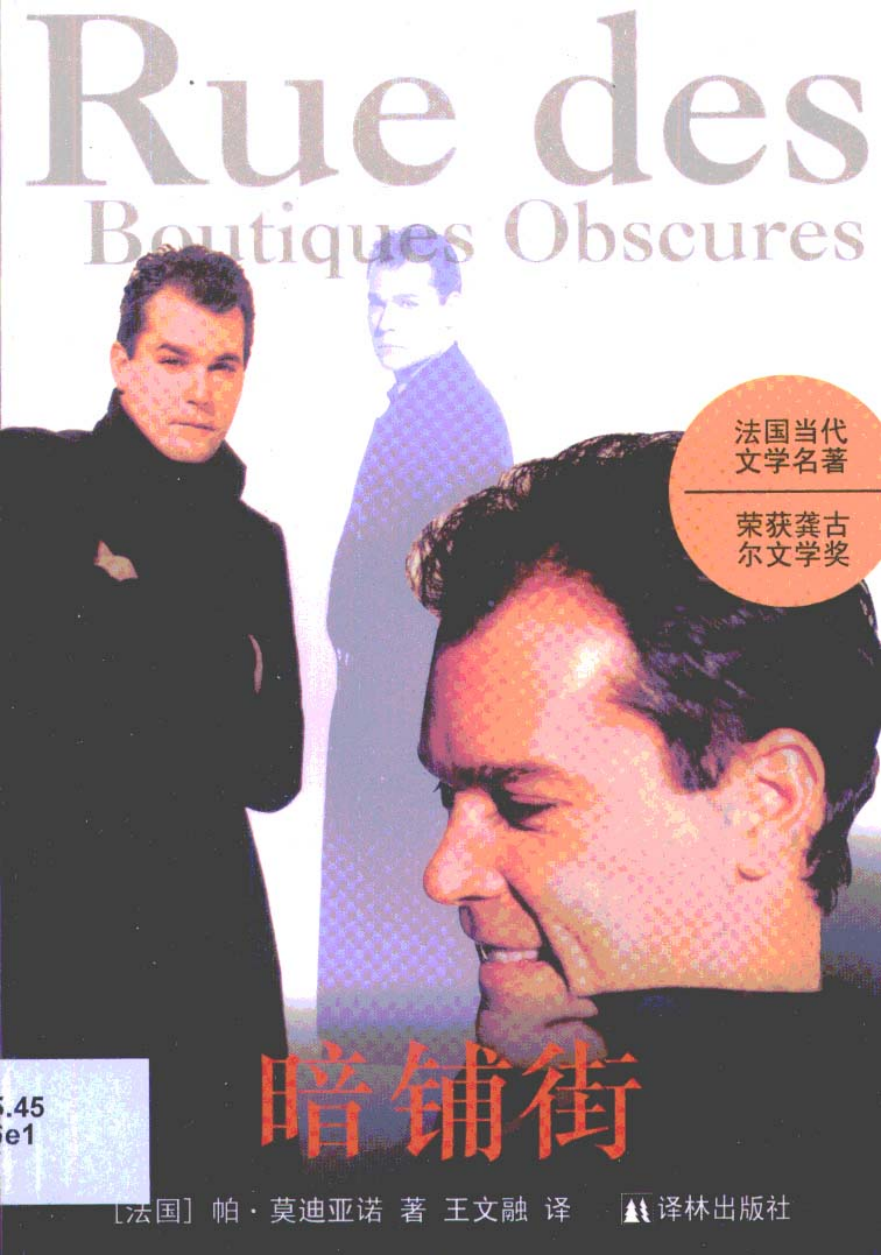


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

法国当代
文学名著

荣获龚古
尔文学奖



暗铺街

5.45
e1

[法国] 帕·莫迪亚诺 著 王文融 译



译林出版社

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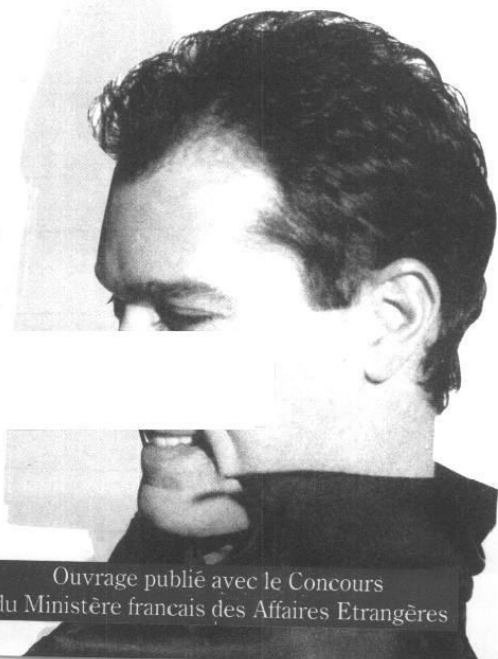
I565.45

M86ei

暗铺街

[法国] 帕·莫迪亚诺 著
王文融 译

 译林出版社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P. Modiano
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

根据 Editions Gallimard 1978 年版译出。
国际中文版授权：法国伽里马出版社。
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给予协助，谨致谢意。

暗 铺 街

〔法国〕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著

王文融译

出版发行 译 林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扬州印刷总厂(地址:江都路 44 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110 千

版次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403-5/I·175

定 价 7.5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责任编辑:韩沪麟

1

我什么也不是。这天晚上，我只是咖啡店露天座上的一个淡淡的身影。我等着雨停下来，这场大雨是于特离开我时开始下的。

几小时前，我们在事务所最后见了一次面。于特像往常一样坐在笨重的办公桌后面，但穿着大衣，让人觉着他真要走了。我坐在他对面那张供主顾坐的皮扶手椅里。乳白玻璃灯光线很强，晃得我眼睛睁不开。

“好吧，居依……结束了……，”于特叹了口气说。

办公桌上摊着一份卷宗。可能是那个目光惊愕、面部浮肿、棕色头发的小个子男人的卷宗，他委托我们跟踪他的妻子。每天下午，她去与保尔-杜梅林荫大道相邻的维塔尔街一家备有家具的旅馆，和另一个棕色头发、面部浮肿的小个子男人会面。

于特若有所思地抚摸着胡子，一把短短的、盖没了双颊的花白胡子。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茫然若失。办公桌左边是我工作时坐的柳条椅。

身后，一排深色木书架占去了半面墙，上面整整齐齐摆放着最近五十年的各类社交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于特常对我说这些是他永不离开的不可替代的工具书，这些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构成最宝贵、最动人的书库，因为它们为许多人，许多事编了目录，它们是逝去世界的唯一见证。

“你怎么处理所有这些社交人名录呢？”我手臂一挥指着书架问于特道。

“居依，我把它留在这儿。我没有退套房的租约。”

他迅速环顾四周。通向邻室的双扉门开着，看得见里面那张绒面磨旧了的长沙发、壁炉、映出一排排电话簿和社交人名录，以及于特脸部的镜子。我们的主顾经常在这间屋子里等候。地板上铺着一块波斯地毯，靠近窗户的墙上挂着一幅圣像。

“居依，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这么说，你保留了租约？”

“对。我有时会回到巴黎来，事务所就是我落脚的地方了。”

他把香烟盒递给我。

“我觉得保留事务所的原状心里会好受些。”

我们在一道工作已8年有余。1947年他创办了这家私人侦探事务所，在我之前与许多人共过事。我们的任务是向主顾提供于特所说的**社交情报**。他很乐意地一再说，一切都发生在上流社会人士之间。

“你认为你能在尼斯生活吗？”

“能呀。”

“你不会厌烦吗？”

他吹散了他的香烟冒出白烟。

“居依，总有一天得退休的。”

他身子笨重地站了起来。于特大概体重有一百多公斤，身高1米95。

“我的火车20点55分开。我们还有时间喝一杯。”

他在我前面顺着过道走到衣帽间。这衣帽间奇怪地呈橢

圆形，浅灰褐色的墙壁已褪了色。一个装得太满合不上的黑色皮包放在地上。于特拿起皮包，用一只手托着它。

“你没有行李吗？”

“我提前寄走了。”

于特打开大门，我关上衣帽间的灯。在楼梯口，于特迟疑片刻，然后关上了门。听到这金属的咔嗒声，我的心收紧了。这声音标志着我生命中一个漫长时期的结束。

“这叫人情绪低落，是吧，居依？”于特对我说，他大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方大手帕，用它擦了擦额角。

那块长方形黑色大理石牌子依然在门上，牌子上用饰以闪光片的金色字母刻着：

C. M. 于特 私人侦查所

“我留下它，”于特对我说。

然后他锁了门。

我们沿着尼耶尔林荫道一直走到珀雷尔广场。天黑了下来，尽管已进入冬季，空气还很暖和。我们在珀雷尔广场绣球花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坐了下来。于特喜欢这家咖啡馆，因为它的椅子和以前一样饰有凹槽。

“你呢，居依，你有什么打算？”他喝了一口加水白兰地，然后问我道。

“我吗？我找到了一条线索。”

“一条线索？”

“对。有关我过去的一条线索……”

我用故作庄重的语气讲了这句话，他听了微微一笑。

“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你将寻回你的过去。”

这一次他是郑重其事的，这使我很感动。

“可是你看，居依，我在考虑是否真值得这样做……”

他沉默了。他在想什么？他本人的过去？

“我给你一把事务所的钥匙。你可以不时去一趟。这样我会高兴的。”

他递给我一把钥匙，我把它塞进裤兜里。

“往尼斯给我打电话吧。告诉我……你过去的事……”

他站起来和我握手。

“要不要我陪你上火车？”

“哦！不，不……这太叫人伤心了……”

他一大步就跨出了咖啡馆，免得再回头，我感到心里空落落的。这个人对我恩重如山。10年前，当我突然患了遗忘症，在迷雾中摸索时，如果没有他，没有他的帮助，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的病情感动了他，他甚至依靠众多的关系为我搞了一个身份。

“拿着，”他一边对我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大信封，里面有张身份证和一本护照。“现在你叫**居依·罗朗**了。”

我是来向这位侦探讨教，请他施展才干为我的过去寻找见证人和蛛丝马迹的。他补充说：

“亲爱的**居依·罗朗**，从现在起，不要再朝后看了，想想今天和未来吧。我建议你和我一道工作……”

他之所以同情我，是因为——事后我听说——他也失去了自己的踪迹，他的一部分身世突然间好似石沉大海，没有留下任何指引路径的导线，任何把他与过去联系起来的纽带。我目送这位身着旧大衣、手提黑色大公文包的筋疲力尽的老人在夜色中渐渐远去，在他和过去的网球运动员、英俊的金

发波罗的海男爵康斯坦丁·冯·于特之间，哪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2

“喂！是保尔·索纳希泽先生吗？”

“正是。”

“我是居依·罗朗……你知道……”

“是呀，我知道！我们能见面吗？”

“行呵……”

“比方……今晚9时左右在阿纳托尔-德拉弗日街？……对你合适吗？”

“一言为定。”

“我等你。一会儿见。”

他啪嗒一声挂了电话，汗水顺着我的两鬓往下淌。刚才我喝了一杯白兰地给自己壮胆。为什么在电话机上拨个号码这样微不足道的事，我做起来这么难，这么怕呢？

阿纳托尔-德拉弗日街的酒吧里一个顾客也没有，他身穿作客的衣服站在柜台后面。

“算你运气好，”他对我说，“我每星期三晚上休息。”

他朝我走来，把手搭在我的肩头。

“我非常想念你。”

“谢谢。”

“我的确惦着这件事。你知道……”

我想对他说别为我操心，但是我讲不出口。

“最终我认为你应该和我在某个时期经常见到的一个人

十分亲近……但这个人是谁呢？”

他摇了摇头。

“你不能给我提供一点线索吗？”

“不能。”

“为什么？”

“先生，我一点记性也没有。”

他以为我在开玩笑，仿佛这是闹着玩或猜谜语，于是他对我说：

“好吧，我自己想办法。你事事都让我作主吗？”

“可以这么说。”

“那么今晚我领你去一位朋友家吃饭。”

出门前，他猛地拉下电表的闸，关上实心木门，上了好几道锁。

他的车停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这是辆黑色的新车。他彬彬有礼地为我打开车门。

“这位朋友在阿夫雷市和圣克卢交界处经营一家挺不错的餐馆。”

“我们要去那儿？”

“对。”

从阿纳托尔-德拉弗日街，我们驶入大军林荫道，我真想突然下车。要一直开到阿夫雷市，我觉得受不了。但必须拿出勇气来。

我们抵达圣克卢门以前，我一直在和攫住我的恐惧作斗争。对这位索纳希泽我几乎一无所知。他会不会设个圈套让我钻呢？不过，听着他讲话，我渐渐放下心来。他向我一一说出他从业的各个阶段。他先在俄国人的夜总会里工作，然后在香舍里榭花园的朗热餐馆和康邦街のカ斯蒂耶旅馆工

作，在经营阿纳托尔-德拉弗日街的酒吧前，他还在其他餐馆酒店做过事。每一次，他都遇到让·厄尔特这个人，20年当中他们成了一对老搭档。我们要去找的正是这位朋友。他们两人一起准能解开我的谜。

索纳希泽驾车十分小心，我们花了将近三刻钟才抵达目的地。一座平房，左半部被一株垂柳遮住。在右侧，我看见一丛灌木。餐馆厅堂宽敞，一个人从照得雪亮的大厅尽头朝我们走过来。他向我伸出手。

“很高兴认识你，先生。我是让·厄尔特。”

接着，他冲索纳希泽说：

“保尔，你好。”

他把我们带到大厅尽头。一张餐桌上摆好三副餐具，桌子中央有一束花。

他指着一扇落地窗说：

“我的顾客在另一座平房里。是婚宴。”

“你从没来过这儿？”索纳希泽问我。

“没有。”

“那么，让，给他看看景致吧。”

厄尔特领我走上阳台，阳台下有一片池塘。左边，一座中国式的小拱桥通向池塘右岸的另一座平房。落地窗照得雪亮，我看见窗后有一对对人在翩翩起舞。一阵阵音乐从那边传过来。

“他们人数不多，”他对我说，“我觉得这场婚礼最终会变成放荡的聚会。”

他耸了耸肩膀。

“你应该夏天来。那时可在阳台上进餐。挺舒服的。”

我们回到餐厅，厄尔特关上了落地窗。

“我为你们备了一顿便餐。”

他示意我们坐下。他俩并排坐在我对面。

“你喜欢喝什么酒？”厄尔特问我。

“什么酒都行。”

“佩特吕城堡酒？”

“让，这个主意好极了，”索纳希泽说。

一位穿白上装的年轻人为我们斟酒上菜。壁灯的光直射在我身上，晃得我睁不开眼。他们俩坐在暗处，大概想把我看个清楚。

“让，怎么样？”

厄尔特吃着肉冻，不时朝我投来锐利的目光。他和索纳希泽一样长着褐色头发，也和他一样染了发。皮肤粗糙，双颊松弛，两片美食家的薄嘴唇。

“是的，是的……，”他喃喃自语。

强光下，他眯着眼睛，为我们斟了酒。

“是的，……是的……我想我见过先生。”

“这件事的确伤脑筋，”索纳希泽说，“先生拒绝给我们提供线索……”

他似乎突然灵机一动。

“也许你希望我们不再谈这件事？你宁愿隐姓埋名？”

“根本不是。”我微笑着说。

年轻人端来一盘牛腩的胸脯肉。

“你从事什么职业？”厄尔特问我。

“我在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C. M. 于特事务所工作了8年。”

他们打量着我，惊得发呆。

“但这一定和我以往的生活毫无关系，所以你们不必考虑

它。”

“真奇怪，”厄尔特定睛望着我说，“别人看不出你的年龄。”

“大概因为我留了胡子。”

“你没留胡子的话，”索纳希泽说，“也许我们立即就能认出你来。”

他伸出胳膊，把手平放于我的鼻子上方遮住胡子，然后像肖像画家面对他的模特儿，眯起眼睛注视我。

“我越看先生，越觉着他是一群夜游神中间的一个……，”厄尔特说。

“什么时候的事？”索纳希泽问道。

“呵！……很久以前……保尔，我们不在夜总会工作已有很长时间了……”

“你认为这是塔纳格拉夜总会时期的事？”

厄尔特定睛望着我，目光愈来愈强烈。

“请原谅，”他对我说，“你能不能站起来一小会儿？”

我站了起来。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番。

“对，我想起了一位顾客。你的身材……等等……”

他举起一只手僵在那里，仿佛想留住一个稍纵即逝的东西。

“等等……等等……保尔，我想起来了……”

他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你可以坐下了。”

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他相信即将说出的事肯定能产生效果。他彬彬有礼地为我和索纳希泽斟了酒。

“是这样……那时总有一个人陪着你，和你个头一般高……也许更高一点……保尔，你想起来了么？”

“你讲的是什么时候的事？”索纳希泽问道。

“当然是塔纳格拉时期……”

“一位和他个头一般高的人？”索纳希泽为自己重复了一遍。“在塔纳格拉？……”

“你想不起来？”

厄尔特耸了耸肩膀。

现在轮到索纳希泽露出得意的笑容了。

“我想起来了……”

“什么？”

“斯蒂奥帕。”

“对呀。斯蒂奥帕……”

索纳希泽朝我转过身来。

“你认识斯蒂奥帕吗？”

“也许认识，”我小心地回答。

“你认识……，”厄尔特说。“你常和斯蒂奥帕在一起……我能肯定……”

“斯蒂奥帕……”

听索纳希泽的发音，这一定是个俄国人的名字。

“总是他要求乐队演奏《阿拉维尔迪》……，”厄尔特说。“一首高加索的歌曲。”

“你记起来了么？”索纳希泽用力捏住我的手腕对我说，“《阿拉维尔迪》……”

他吹起这首歌的曲调，两眼放光。我也一样，骤然间，我心潮起伏。我似乎听到过这首曲子。

这时，伺候我们吃饭的那名侍者走近厄尔特，向他指了指大厅尽头。

一位女子独自坐在光线昏暗的一张桌边。她身着一条淡

蓝色的连衣裙，用手心托着下巴。她在想什么心事？

“是新娘。”

“她在那儿做什么？”厄尔特问道。

“我不知道，”侍者回答。

“你问过她想要什么吗？”

“不，不。她什么也不想要。”

“其他人呢？”

“他们又要了十来瓶克吕格酒。”

厄尔特耸了耸肩膀。

“这事我管不着。”

索纳希泽根本没有注意**新娘**和他们说的话，他一再对我说：

“那么……斯蒂奥帕……你记得斯蒂奥帕吗？”

他那样心神不定，我终于带着神秘的微笑回答他说：

“对，对。有点记得……”

他转向厄尔特，用庄严的声调对他说：

“他记得斯蒂奥帕。”

“我早料到了。”

白上装侍者一动不动地站在厄尔特面前，神情尴尬。

“先生，我想他们要开房间了……该怎么办？”

“不出所料，”厄尔特说，“这场婚宴不会有好结果……噯，老弟，随他们去吧。这事和我们无关……”

那边的新娘仍然坐在桌边一动不动。她把双臂交叉在胸前。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独自一个人呆在那儿，”厄尔特说，“反正这和我们毫不相干。”

他手背一挥，好像在赶一只苍蝇。

“咱们言归正传，”他说，“那么你承认认识斯蒂奥帕？”

“对，”我叹了口气。

“这么说你们属于同一帮人……一帮快活放荡的人，嗯，保尔？……”

“呵！……他们全故世了，”索纳希泽声调悲切地说，“除了你，先生……我很高兴能够给你……给你**确定了位置**……你属于斯蒂奥帕那帮人……我祝贺你……那个时代比我们这个时代美好得多，尤其人的素质比今天好……”

“尤其是我们那时更年轻，”厄尔特笑着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他们，心怦怦直跳。

“我们记不清日期，”索纳希泽说，“无论如何，这是早八辈子的事了。”

他突然变得十分沮丧。

“有时会有巧合，”厄尔特说。

他站起来，朝大厅一角的一个小巴台走去，给我们带回一份报纸。他翻着报页，终于把报纸递给我，指着上面的这则启事：

“玛丽·德·罗桑的子女、孙子、侄子和侄孙，以及友人乔治·萨谢和斯蒂奥帕·德·扎戈里耶夫宣布，玛丽·德·罗桑于10月25日故世，享年92岁。

11月4日下午4时将在圣热纳维耶芙·德布瓦公墓礼拜堂举行宗教仪式并下葬。

11月5日将在巴黎第十六区克洛德·洛兰街19号俄罗斯东正教堂举行9日弥撒。

不再另行通知。”

“这么说，斯蒂奥帕还活着？”索纳希泽说，“你还与他见面吗？”

“不，”我说。

“你做得对。必须在现时生活。让，给我们来点烧酒吧？”

“立刻就来。”

从这一刻起，他们似乎对斯蒂奥帕和我的过去完全失去了兴趣。不过这毫无关系，因为我终于掌握了一条线索。

“你能把这份报纸留给我吗？”我装作无所谓地问道。

“当然，”厄尔特说。

我们碰了杯。这么说，过去的我在这两位酒吧间老板的记忆里只剩下一个身影，它还被另一个叫做斯蒂奥帕·德·扎戈里耶夫的家伙的身影遮去了一半。而这位斯蒂奥帕，照索纳希泽的话说，他们早八辈子就得不到他的音信了。

“这么说，你是私家侦探？”厄尔特问我道。

“现在不是了。我的老板刚刚退休。”

“你呢？你继续干吗？”

我耸了耸肩膀，没有回答。

“不管怎样，我非常高兴再见到你。你随时可以来这儿。”

他站起来，向我们伸出手。

“请原谅……我下逐客令了，我还有帐要算……还有那些人，他们的放荡……”

他朝池塘那边指了指。

“让，再见。”

“保尔，再见。”

厄尔特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他缓缓地说：

“现在你站着，我又回想起别的事……”

“他让你想起什么了？”索纳希泽问道。

“我们在卡斯蒂耶旅馆工作时，有位顾客每天很晚才回来……”

索纳希泽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不管怎样，”他对我说，“你有可能在卡斯蒂耶旅馆住过……”

我尴尬地笑了笑。

索纳希泽挽住我的胳膊，我们穿过比来时还要暗的餐馆大厅。穿淡蓝连衣裙的新娘已不在桌边了。外面，我们听到阵阵音乐声和笑声从池塘那一边传来。

“对不起，”我对索纳希泽说，“你能不能再唱一遍那位……那位叫什么来着，总要求演奏的歌曲？”

那位斯蒂奥帕？”

“对。”

他用口哨吹出那首歌的前面几小节，然后停了下来。

“你即将再见到斯蒂奥帕吗？”

“也许吧。”

他用力握住我的手臂。

“请告诉他索纳希泽仍然时常想念他。”

他的目光久久停留在我身上。

“说到底，让也许是对的。你在卡斯蒂耶旅馆住过……你努力回想一下……卡斯蒂耶旅馆，康邦街……”

我转过头去，打开了车门。有个人蜷缩在前座上，额头靠着车窗玻璃。我俯下身去，认出了新娘。她睡着了，淡蓝色连衣裙撩了起来，露出半截大腿。

“得把她弄出来，”索纳希泽对我说。

我轻轻摇了摇她，她没有醒。于是，我拦腰抱起她，把她抱出了车子。

“总不能把她放在地上，”我说。

我一直把她抱到旅店。她的头在我的肩膀上晃来晃去，金